

报告文学集

# 在奔驰的世界里

西安铁路分局 编



献给中国共产党建党七十周年  
献给西安铁路分局七万职工

· 报告文学集 ·

# 在奔驰的世界里

西安铁路分局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 编者的话

收进《在奔驰的世界里》这个集子中的20篇报告文学，前8篇，是中共西安铁路分局党委组织部、西安铁路分局文化部举办的“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七十周年征文”活动中产生的优秀之作；后12篇，是从西安铁路分局文学作者近年创作的数十篇报告文学中选出的优秀或比较优秀之作。

《在奔驰的世界里》容纳的作品，真实反映了西安铁路分局这样一个7万人的大企业的方方面面，刻画了众多不同岗位上的人物和群体形象，特别是共产党员的形象，真实再现了中国铁路工人在新的历史时期为发展中国铁路而艰难拼搏的斗争生活和精神风貌。这些作品，既热情歌颂了工人阶级及其先进分子，同时没有回避生活中的艰难与坎坷，既没有粉饰生活，也没有消极地渲染生活中非本质的东西。

透过这些作品的主人公们——路治国、巩玉林、吴国繁、庄修强、唐世林、张久岭等人的身影，嗅着这些人物身上散发的泥土气息、煤烟气息，任何关注中国铁路发展的读者的心灵，都会得到一种净化。

报告文学无疑已成为当今中国社会最受大众喜爱的文体之一。原因十分简单：这种文体描写的，是大众最熟悉、最关心、也许就是真切地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人和事，比较直接地在一定程度上艺术地反映了我们社会现阶段的一定范围内的生活真实。

报告文学虽以“报告”——以真实的人与事为内容主

体，但失去了文学性，也就丧失了这种文体，所谓的作品即使显示多么好的主题、多么深刻的思想，也只能是没有血肉、没有形象的空洞说教。《在奔驰的世界里》的20篇作品，正是通过对一个又一个活生生的人物（共产党员也罢，普通工人也罢）的形象刻画，来显示作品积极的思想意义（即主题）的，这些作品的文采，朴素而真切，各篇章的结构、语言，富于鲜明的个性特色，应该说具备了一定的文学品位，显示了西安铁路分局近年来文学创作一个方面的实绩。

《在奔驰的世界里》这个报告文学集，同时又是献给中国共产党建党七十周年的一份礼物，献给西铁分局7万职工的礼物；集子能在1991年“7·1”前夕出版，应该感谢陕西人民出版社的支持。

**编者**

**1991年4月25日**

# 目 录

## 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七十周年征文

- 生命回旋曲.....李志远（1）
- 桥梁之歌.....李志远（20）
- 拳拳之忱.....从 师（38）
- 秦岭山中一团火.....从 师（54）
- 一代风流歌.....张曼婷（71）
- 他捧着一颗心来.....刘双贵 郑有明（87）
- “侯笛”外传.....胡 君（104）
- 无悔的青春.....胡 君（113）
- 
- 七万人的拼搏.....容 嵩（126）
- 站长.....杨晓晨（162）
- 在奔驰的世界里.....王治中（177）
- 信心，是通向胜利的桥梁.....柳言 章梦（195）
- 为了明天.....严俊峰 陈安华（208）
- 山之骄子.....李铮 鹤子（220）

刑天舞干戚·····	刘三余 ( 229 )
寻找徐保国和他的战友·····	刘三余 ( 247 )
蜀道天险的又一曲赞歌·····	周贤宝 ( 260 )
征途上·····	翟玉堂 ( 272 )
蜜是这样酿成的·····	郭宏山 ( 277 )
大山里，有这样一位养路工长·····	何海全 ( 284 )

# 生命回旋曲

——记优秀共产党员路治国

李志远

“路基工程，主要以天然材料构成。它千里连绵、越岭跨沟，在各种各样极其复杂的地形、地质、水文、气象等条件下，都要有足够的坚固性与稳定性，足以承受轨道及列车振动荷载的作用，抵御各种自然因素的影响，使线路处于完好状态，保证列车正常运行。”

——引自《路基学》·序

## 引子

鄂尔多斯台地遥远的南缘。浅薄覆盖的褐色土壤下，一块块奥陶系列的石灰岩层，几度使你想到远古的洪荒、岁月的苍桑。

山岭高处，大片裸露的白垩系的灰褐色砾岩间琢刻着剧烈的挤压与断裂。

山川地貌令人尴尬。没有到过梅七铁路的人简直难以想象这里险恶的自然环境。举首翘望，一架架袒露着黄土和沙岩的山梁断遮了流水长天，沉重的几乎让人难以承受。

积雪的星散村落。凋零的片片庄稼。在西北高塬的峡谷里，为走出贫困，已经付出了几代人的血汗。大山里的人们

盼望着能有一条平坦的路，一片开阔的天。

1969年，金戈铁马拉开了新的会战。梅七铁路沿着红军洒下的血迹铺出耀县、推向稠桑、挺进柳林、沟通瑶曲、洞穿凤凰山脉，直达前河街口。短短70公里，唤醒了多少英雄的历史，光辉了多少黄土湮没的故事……

## 路 魂

1984年1月，渭北高原，柳林。

天空灰蒙，冰雪覆盖的山峰下，小米般的雪粒象白色的旋风，肆意地漫天飞舞，银装素裹的车站，冰封在皑皑雪原中间。

寒风凛冽的黄土地上，走着两个扛铺盖卷的汉子。

当西安铁路分局正式接管这条崇山峻岭中的一级煤炭专用线时，路治国慨然受命，挑起了筹建柳林路基工区的重担。

纷飞雪花中，两人一步一滑地走向仅存着断壁颓垣的施工点，焦虑地寻找着可避风寒的栖身之地。

破败的工棚区里，好容易挑到一间比较干燥的油毡房。抚一抱麦草铺在地面，打开铺盖卷儿，两个默默地望着没有门窗的短墙发愣。听着工友在墙角吞咽干馍的咀嚼声，路治国心里发酸，眼眶潮乎乎的。他把自己的被子遮在工友前面，和衣躺下。好大的风呵，透过空荡荡的窗口望去，惨白的星光象在颤微微抖动……

天黑了。野山间，这座沐浴着纷飞雪花的小工棚里，紧抱成一团的两个养路工人组成了梅七线上第一个路基工区。

1969年，来自淳化山区的路治国加入了铁路建设者的队伍。渭北高原的风霜雨雪，把他摔打成一条性格坚强的汉子。1972年，他就是出席段的先进生产者。从孝北堡到红土镇，这个荣誉整整保持了十多年。无怪乎，在选派首批开进凤凰山脉的养路队伍时，段领导不约而同，认定了路治国。

这柳林，是英烈鲜血浸透的土地。当时红白交界、敌我拉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每一片丛林，每一块岩石，几乎都有着悲壮惨烈的故事。每一个村落，每一间茅舍，几乎都有着骨肉情深的佳话。

党把路治国派到柳林，是有着深刻寓意的。

工棚里，山风把炭火吹得金红，驱散寒夜，呼唤着野山间新的黎明。

一位工长，一位班长，两个顶风踏雪的“光杆司令”，怀着对铁路事业的无比忠诚，默默地开始了治理病害的初期考查。在工友到达前的3个月里，一丝不苟地查验了71公里的沟沟峁峁、山川地貌。仅原始材料就积累了厚厚的两本手册。

梅七线坡大沟深，地质条件十分复杂，路基土石方工程就占全部总造价的四分之一。71公里铁路构筑在5个特殊断裂带上，线路开通后，短短几年，路基就出现了大范围的压密下沉和地表水浸润造成的崩坍剥落。有位地质专家颇为感慨地总结说：这里集中了西北地区断层的全部类型，是个令人生畏的地质博物馆呵……

历史上，由于极左思潮影响，基础工作粗糙浅薄。71公里梅七铁路，仅有67个勘探钻孔，占初测钻探量的9%。资料贫乏遗留下大量隐患，乱挖乱填造成的滑坡地段达线路总长的30%。煤系地层中，岩基多为铝土页岩和具有高度滑动

敏感特性的花斑泥岩，丰富的地下水潜移默化，摆在西安分局职工面前的已是满目疮痍。

为获得线路护坡的详尽资料，两个人终日在积雪覆盖的陡坡间爬上爬下。衣服扯成了条，手上脸上挂满了血口子，忍饥挨饿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标志上31公里有条排水沟，现场却找不到，荒草迷离，大块的淤泥滞塞了整条沟槽。路治国挽起袖子，在荆棘丛中一把把刨了几米远才见到了破裂的水槽头，做出了准确的记录。

有一次，巡查路堑走到了田家嘴。红日西沉，炊烟袅袅，个别先期开伙的工区正是吃饭时间，望着伙伴那张疲倦中透出苍白的脸，老路多么想来顿热汤热饭呵，整整3天凉水泡馍，能有口菜吃真是太好了！

工区草创初期，职工的粮户关系都没转来，百十口人的单位呐！路治国想到别人的难处，勒一下腰带，又向烟云弥漫的峡谷走去。

迈出隧峒，田家嘴清澈山溪旁，有座倚着山梁的房舍。红砖立柱，青瓦灰墙，很是引人注目。院中住着几位年逾古稀的老人，操杖犁田，躬耕自给，显得其乐融融。

路治国动心了，一打问，才知道这是些廿六军开天劈地的功臣。

隔着明净的小窗望去，堆放农家器具的简陋陈设中有一副颇动人心的条幅：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山风掀动遮掩院落的层层白雪，象是在打开这部80年代正气浩然的“警世恒言”。这是一群在党的人，这是大山不

死的灵魂。

路治国站在路基旁，深情地望着这块荒凉贫瘠的土地。小院里浅淡的光、微弱的热，象是暖透了群山，照亮了征程。

搞路基，路治国是“半道出家”，面对险峻严酷的地理环境，他潜心钻开了业务技术。伴他爬山涉水的小挎包里，终年装着几个干裂的馒头和那本翻得缺边掉角的《路基学》。

璀璨的星光下，他埋头苦读，突然查到一处感觉中不同的记述，便毫不犹豫地返回工点，挖开土层，用尺子量下了断面的结构厚度。

有一次，巧遇铁一局几位路基工人，他如获至宝，半道上就请教起斜坡砌水沟挂线的问题，来人笑了：“这简单，你拿木杆搭好架子，空中就有了挂线的点，水沟几面就能同时挂完了。”老路也笑了，如此简单的问题，他已冥思苦想了几天。

那段时间，脑子里整天想着路基，夜里作梦也是危如累卵的基石，心头好重呵，象背负着大山沉重的请求。

好容易盼到4月9号，第二批8名职工来到柳林镇。面对东倒西歪的砖垛子房，大伙儿才真正感到创业的道路有多难。

呼啸的北风中，柳路路基工区召开了第一次职工会。围着熊熊燃烧的柴禾堆，路治国脸上兴奋得通红。10个人里就有4个党员，关键是拧成一股移山填海的劲儿了。乍暖还寒的阳春时节，紧握在一起的粗硬老手间诞生了工区里第一届党小组。

会开的很民主，按工区“六大员”一编，全民皆“官”，大伙儿都笑了。

两层油毛毡夹一篷野草做成了门窗，废砖垛、枕木头做成了桌凳，昏黄的灯光下，人们席地而卧，第一课就是老路讲的“刘志丹打柳林”的故事。

几天后，党支书周庆华来到了工区，在积满裂隙粘土的路堤上找到了路治国，看到了这支肩扛手挖的施工队伍，心里不由一热。在这思绪纷繁、百废待理的时刻，路治国使他看到了一种精神，一种希望。

……

打开县志，耀县山区的百年辑录中几乎是连绵不绝的各类灾害：旱、涝、冻、风、虫、雹、震，令人触目惊心。

“山水泛涨”“暴雨彻夜”“沮水漂西城，失其铁牛”甚至几度“涌上石城”“冲了龙王庙”。

梅七线工程概要里更加坦率地道出了十年动乱带给生产的诸多危难：

“为便于多上民工，大打人民战争……将6座短隧道（计长1000米）改为深路堑……”

“……原设计3座桥梁（计长500米）改为高填方……”

路治国不懂这些，也许就从不知道这些挂一漏万的资料。他只是感到太难，压力太大，这手挽着手的重重山岳，逼人去抗、去争。

断裂成几截的沟渠，严重下沉的护坡和泥土填平的路堑比比皆是。干工务15年，老路还是第一次碰上这样巨大的工程量，这样艰苦的力气活儿。

沉甸甸的土筐在抬杠间荡来荡去，一方方黄土回填上路堤。路治国抓紧抬杠，谁硬和谁擻着干。草丛里踉，泥土中涮，汗水、泥水积在荆棘中的山路上又粘又滑，跟下过雨一样。收工时，下半截裤筒硬梆梆竟打不了弯儿。

路治国患有严重的肋间神经痛，自1976年起，每月总得发作一两次，象锥子扎，从右肋一直延伸到半个后背。坡道上干活，只得抬起右膝狠顶住剧痛的右胸。早春时节，冻融的膨软基土层层塌陷，直接危及到行车安全。

皑皑雪塬上，血色夕阳辉耀着泥浆斑驳的路基工人，象是尽染出一组英姿纷呈的群雕。

## 黄土情结

1946年，陕北淳化县高高的黄土塬上。

伴着人民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路治国降生在一户忠厚善良的贫苦农民家里。

父亲是个老党员，一个心眼儿扑在穷人翻身解放的事业上，黎明的前夜，很难顾得上家。

路治国记事起，就是一孔土窑，一架纺车，一盏油灯和日夜辛劳的母亲。

搞土改、合作社、抗美援朝，忙得团团转的父亲却没忘把孩子送进穷苦人自己的学校。他是个文盲，太多的领受了不识字的艰难，宁肯吃糠咽菜也要把后辈人供养出来。

“十朵菜花一片黄，我做军鞋不停歇，  
赶场扯布熬针线，对敌斗争要积极”

儿时的回忆中，有两点最为鲜明。一是父亲在赛牛会上披红挂彩的身姿，再就是母亲在油灯下哄弟弟睡觉的这首歌谣了。

路治国当工人了，而且是修铁路的工人。

他带上家里最破旧的那床被子，带着山里娃对远方世界的憧憬追求来到了平凡的岗位上，一干就是22年。那是

1969年，他新婚燕尔，孩子尚在母腹中躁动。

老实说，路治国是出门还帐的。经济拮据，日月艰难，当了一辈子干部的父亲已欠下了队里4000多元。连治国手头的5块钱“盘缠”还是一把糠一把菜，辛苦喂猪攒下的呀。

路治国蹲在光秃秃的山崩上，紧攥着缝进小褂子里的5元钱，滚烫的泪水噗哒哒掉在干涸的黄土地上。他不敢再望见那棵牵肠挂肚的老槐树，不敢再望见老槐树后依稀的人影，那儿有年幼的弟弟、怀娃的婆娘和颤微微拄着杖的娘哩……

1969年，路治国的5口之家只有一孔深挖在地表下面的小窑和半截子灶房。新婚之夜，路治国呆呆地在小板凳上坐了半宿。为这间新房，父母、弟弟都借宿到远亲近邻家中，儿子的心里也捏着一把泪啊！

新媳妇尴尬的抽泣惊醒了路治国。灯油将尽，羞涩的媳妇铺床时才发现小窑一贫如洗，连土炕上都没有一领芦席，两床拆洗干净的被子可往那儿铺啊！

20多年来，魏秀霞这个清清瘦瘦、中低个头的农家女儿，为路治国、为这条修筑在千山万水间的人民铁路，付出了多少辛劳，咽下了多少苦涩！

1979年，患病多年的治国爹弥留之际，遗嘱中第一件说的是：咱是在党的人；第二件便是感谢含辛茹苦的孝顺儿媳妇。第三件说完，全家都哭了……

“就把我埋在荒滩子上吧。”老人说：“我忍不下心用了咱开出的好地呀。可千万记着，把我的党费证、证章、奖状啦什么的，一定要放在我的棺材头上……”

路治国照办不误。他用一颗党员的良心执行了庄严的遗嘱。

这是中国农村一位有着30年党龄的老人最后的心声。他没留下一间房、一片瓦，甚至连一分钱的积蓄都没有，但留下了最可宝贵的、金子般的语言。

什么是共产主义理想？这就是真正的信念！一个目不识丁、切盼普天下劳苦大众都过上好日子的农民党员的无比虔诚。

这形象，烙印般深铭在路治国心头，伴着他走向了激流险川。

路治国结婚23年，在家的日子屈指可数。他扎根山区，忘我献身于那条为黑色金子铺就的铁路，也苦了操持家务的魏秀霞。

俩老人有病，她端汤倒水问寒问暖，比亲闺女还亲。路治国的弟弟要结婚了，两孔窑没处铺展，她和家人盖了间四面透风的草棚，一住就是两年。路治国回来探亲，赶上黄梅雨天，锅碗瓢盆都用来接水，到了，还让积水浸塌了土炕。老路过意不去，媳妇却大度地一笑，说：“怕啥，塌了再起。都说‘老嫂比母哩’跟上你，也难过上好日子。”

“抢收种呀，腰子弯呀，白馍来红豆饭呀；打靛靛呀，吃面面呀，汗水流了一河滩呀。”

五黄六月，路治国最怕这首“打靛歌”。

工区农村职工多，不少人家住陕南，大忙时节，他总是最后一个回村。一头掂着工区，一头牵挂家里，心里火烧火燎，脸上还不能带出情绪来。

1986年夏，庄稼格外好，稠乎乎摆了一河滩。别人家新麦上了场，路治国没见回来，别人家碾子碾了麦，路治国还没音讯。龙口夺食哩，总不敢瞎在地里！魏秀霞揣上馍馍，

爬山涉水，急如风火地赶到了梅家坪。火车高昂的汽笛声，让她猛地止住了脚步，打眼望去，丈夫就在那云里哩、雾里哩，在那山重水复的铁路边哩。

她醒过味儿，脚步犹豫起来。隔着几道岭，好伤心呵。她太了解老路，太了解这个和路基一样坚实的汉子了。她眼含泪水，默默地登上了返程的火车。

梅家坪的工友留不住她，连忙给老路打了电话，路治国咬紧牙关，握话筒的手抖个不停。

早出的工友回来了，忧心如焚的路治国踏上归途。迈进家门，一句“你回来了。”两口子的泪水扑簌簌落了下来。妻子脸上晒脱了皮，俩孩子累得连饭都吃不下，裹着小脚的母亲刚拎篮子拾麦进屋。

段工会几次要到村里给魏秀霞戴花，感谢她为安全生产构筑的钢铁防线。老路劝住了，不让去。22年全勤，22年的安全优质，22年，升起过多少十五的月亮！

## 堂堂男子汉

1988年秋，倾盆暴雨无息止地下了好几天。泛涨的沮河挟着雷霆万钧的威势溢漫了涵洞，侵袭着路基。

路治国高挽裤腿沿着山道反复巡查。走过41公里处的护坡，他感到胃里钻心的疼痛，腰都直不起来了。

他步履踉跄地踏上路基，撑开雨衣，一丝不苟地做着记录。大雨滂沱，正是实地考察的好机会，他的病害登记本上，多数是风雨中实际测来的。段上要求每0.5公里标志一处，路治国自觉把它改为十几米、几十米就记一处，连护坡多长、多宽，甚至基础多厚都记下来。